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大全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錢萬卷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四

禮記大全　　禮類三禮記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禮記大全三十卷明胡廣等奉勅撰元延祐科舉之制易用程子朱子書用蔡氏詩用朱子春秋用胡氏仍許參用古註疏然鄭註古奥孔疏浩博均猝不能得其要領故廣等作是書獨取其淺近易明者以陳澔

集說為宗澔書之得列學官實自此始其採
掇諸儒之說凡四十二家朱彞尊經義考引
陸元輔之言謂當日諸經大全皆攘竊成書
以罔其上此亦必元人之成書非諸臣所排
纂云云雖頗涉鄰人竊鈇之疑然空穴來風
桐乳來巢以他經之盜襲例之或亦未必無
因歟諸經之作皆以明理然理非虛懸而無
薄故易之理麗於象數書之理麗於政事詩

之理麗於美刺春秋之理麗於襃貶禮之理麗於節文皆不可以空言說而禮為尤甚陳澔集說畧度數而推義理疎於考證舛誤相仍納喇性德至專作一書以攻之凡所駁詰多中其失廣等乃據以為主根柢先失其所援引亦不過箋釋文句與澔說相發明顧炎武日知録曰自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洪武永樂之間亦世道升降之一會

誠深見其陋也特欲全録明代五經以見一

朝之制度姑並存之云爾乾隆四十六年四

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禮記大全總論

程子曰禮記雜出於漢儒然其間傳聖門緒餘及格言甚多如禮記學記之類無可議者檀弓表記坊記之類亦甚有至理惟知言者擇之如王制禮運禮器其書亦多傳古意若閒居燕居三無五起之說文字可疑又曰禮記除中庸大學唯樂記為最近道學者深思自得之禮記之表記其亦近道矣乎其言正

永嘉周氏曰經禮三百威儀三千皆出於性非偽貌飾情也天尊地卑禮固立矣類聚群分禮固行矣人者位乎天地之間立乎萬物之上尊卑分類不設而彰聖人循此制為冠昏喪祭朝聘鄉射之禮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而下者見於飲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衆人勉之賢人行之聖人由之故所以行其身與其家與其國與其天下者禮治則治禮亂則亂禮存則存禮亡則

亡上自古始下逮五季質文不同罔不由是然而世有損益惟周為備夫子嘗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逮其弊也忠信之薄而情文之繁林放問禮之本孔子欲從先進葢所以矯正反弊也然豈禮之過哉為禮者之過也秦氏焚滅典籍三代禮文大壞漢興購書禮記四十九篇雜出諸儒傳記不能悉得聖人之旨考其文義時有牴牾然而其文繁其義博學者博而約之亦可弗畔葢其說也粗在應對進退之間而精

在道德性命之要始於童幼之習而卒於聖人之歸惟達古道者然後能知其言能知其言然後能得於禮然則禮之所以為禮其則不遠矣

延平周氏曰夫禮者性命之成體者也葢道德仁義同出於性命而所謂禮者又出乎道德仁義而為之節文者也方其出於道德仁義則道德仁義者禮之本也故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方其為之節文則道德

仁義反有資於禮也故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嗚呼此禮之所以為禮者也若夫吉凶之殊軍賓之别其言不盡於意其意必寓於象故一服飾一器械有以存於度數之間者象也象則文也及推而上之有以見於度數之表者意也意則情也所謂意者歸於性命而已矣書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蓋其以故滅命以人廢天者聖人不為惟其天秩之所有是乃聖人之所庸者也然聖人所以庸之者豈特使天

下後世知有尊卑之分而苟自異於禽獸耳葢又將為入道之資也聖人既沒禮經之殘闕久矣世之所傳曰周禮曰儀禮曰禮記其間獨周禮為太平之成法儀禮者又次之禮記者雜記先王之法言而尚多漢儒附會之疵此學者所宜精擇

朱子曰或謂禮記是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中說話來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

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如何說到這

裏想必是古來流傳得此個文字如此

盧氏曰禮記乃儀禮之傳儀禮有冠禮禮記則有冠義

以釋之儀禮有昏禮禮記則有昏義以釋之儀禮有

鄉飲酒禮禮記則有鄉飲酒義以釋之儀禮有燕禮

禮記則有燕義以釋之儀禮有聘禮禮記則有聘義

以釋之其他篇中雖或雜引四代之制而其言多與

儀禮相為表裏但周禮儀禮皆周公所作而禮記則

漢儒所録雖曰漢儒所録然亦儀禮之流也何以言之周禮雖得之於河間獻王時無有傳之者武帝以為末世瀆亂之書何休以為六國陰謀之書至于漢末乃行於世惟儀禮之書漢初已行故髙堂生傳之蕭奮蕭奮傳之孟卿孟卿傳之后蒼后蒼傳之戴德戴聖二戴因習儀禮而録禮記故知禮記儀禮之流也

禮記大全卷一

明　胡廣等　撰

曲禮上第一

經曰曲禮三千言節目之委曲其多如是也此即古禮經之篇名後人以編簡多故分為上下

○張子曰物我兩盡自曲禮入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毋禁止辭○朱子曰首章言君子修身其要在此三者而其效足以安民乃禮之本故以冠篇○范氏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程子曰心定者其言安以舒不定者其辭輕以疾○劉氏曰篇首三句如曾子所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而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之意葢先立乎其大者也毋不敬則動容貌斯遠暴慢矣儼若思則正顔色斯近信矣安定辭則出辭氣斯遠鄙倍矣三者修身之要爲

政之本此君子修己以敬而其效至於安人安百姓也西山真氏曰曲禮一篇為禮記之首而毋不敬一言為曲禮之首蓋敬者禮之綱領也曰毋不敬者謂身心內外不可使有一毫之不敬也其容貌必端嚴而若思其言辭必安定而不遽以此臨民民有不安者乎此章凡四言而修身治國之道略備其必聖賢之遺言歟

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朱子曰此篇雜取諸書精要之語集以成篇雖大意相似而文不連屬如首章四句乃曲禮古經之言敖不可長以下四句不知何書語又自為一節皆禁戒

之辭○應氏曰敬之反為敖情之動為欲志滿則溢樂極則反

馬氏曰敖不可長者欲消而絕之也欲不可從者欲克而止之也志不可滿者欲損而抑之也樂不可極者欲約而歸於禮也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則驕敖之喪德也甚矣此所以不可長也孟子曰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蓋欲者出於人為遂之而不克以義則無所不至矣此所以不可從也夫聰明聖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謙有高世之行過人之功而侈然有自大之心則失其所以為善此所以不可滿也樂者人情之所不免也蕩而無節則悖天理而窮人欲矣聖人知其不可絕也故立中禮以防之蓋酒者所以合歡必使之賓主百拜而不敢醉樂者所以導和必使之正以雅止以敔而不敢流凡人情之所樂者皆有禮以制之而不得放焉此所以不可極也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

朱子曰此言賢者於其所狎能敬之於其所畏能愛之於其所愛能知其惡於其所憎能知其善雖積財而能散施雖安安而能徙義可以為法與上下文禁戒之辭不同○應氏曰安安者隨所安而安也安者仁之順遷者義之決

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很毋求勝分毋求多

毋苟得見利思義也毋苟免守死善道也狠毋求勝

忿思難也分毋求多不患寡而患不均也況求勝者

未必能勝求多者未必能多徒為失已也　永嘉周氏曰累於物

者則臨財必求苟得累於身者則臨難必求苟免惟

君子忘物所以立我故不累於物忘我所以立道故

不累乎身内外無累故可以得而得無心於得非所

謂苟得也可以免而免無心於免非所謂苟免也君

子之所以自立有如此者今天下之所以好勝者為

其不能忘我也天下之所以多得者為其不能遺物

也苟能忘我而常處其弱則人之狠者不求勝而天

下莫能勝矣苟能遺物而常處其不足則人之分者

不求多而天下莫能損矣苟持是於天

下雖之蠻貊而必行入麋鹿而不亂矣

疑事毋質直而勿有

朱子曰兩句連說爲是疑事毋質即少儀所謂毋身質言語也直而勿有謂陳我所見聽彼決擇不可據而有之專務强辨不然則是以身質言語矣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

疏曰尸居神位坐必矜莊坐法必當如尸之坐人之倚立多慢不恭雖不齊亦當如祭前之齊○朱子曰劉原父云此乃大戴禮曾子事父母篇之辭曰孝子

惟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為人子之道也此篇蓋取彼文而若夫二字失於刪去鄭氏不知其然乃謂此二句為丈夫之事誤矣永嘉周氏曰君子之所以必莊必敬者非以飾外貌所以養中也蓋其心肅者其貌必莊其意誠者其體必敬必莊必敬然後可以為尸故君子之坐如之必莊必敬然後可以為齊故君子之立如之當是時也其心寂然而無一物有孚顒若而無他慮是心也聖人之心也顏子三月不違仁不違此心也其餘日月至焉至此心也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不踰此心也聖人常顏子久其餘暫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古之人何獨坐立然後如此無須臾之離終食之

違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此
學者入德之要不可不思也

禮從宜使從俗

鄭氏曰事不可常也○呂氏曰敬者禮之常禮時為大時者禮之變體常盡變則達之天下周旋無窮○應氏曰大而百王百世質文損益之時小而一事一物泛應酬酢之節又曰五方皆有性千里不同風所以入國而必問俗也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疏曰五服之内大功以上服麤者為親小功以下服精者為疏若妾為女君期女君為妾若服之則太重降之則有舅姑為婦之嫌故全不服是決嫌也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請若喪父而無服是決疑也本同今異姑姊妹是也本異今同世母叔母及子婦是也得禮為是失禮為非若主人未小斂子游裼裘而弔得禮是也曾子襲裘而弔失禮非也

藍田呂氏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絶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絶於地為祖父母齊衰期為曾祖父母齊衰三月此所以定親疏也

嫂叔不通問嫂叔無服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燕不以公卿為賔以大夫為賔此所以決嫌疑也已之子與兄弟之子異矣引而進之同服齊衰期天子至於庶人其貴賤異矣而父母之喪齊衰之服饘粥之食無貴賤一也大夫為世父母叔父母衆子昆弟昆弟之子降服大功尊同則不降此所以別同異也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其文是也其義非也君子不行也其義是也其文非也君子行也故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男女不授受禮也嫂溺援之以手此所以明是非也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

求以悅人已失處心之正況妄乎不妄悅人則知禮矣躁人之辭多君子之辭達意則止言者煩聽者必

厭

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

踰節則招辱侵侮則忘讓好狎則忘敬三者皆叛禮之事不如是則有以持其莊敬純實之誠而遠於恥辱矣

朱子曰禮有常度不為佞媚以求悅於人也不辭費辭達則止不貴於多不好狎狎謂親褻○金華應氏曰不妄悅人不辭費所以養其正大簡易之心也不踰節所以致其審謹密察之功也不侵侮不好狎所以持其莊敬純實之誠也

脩身踐言謂之善行行脩言道禮之質也

人之所以為人言行而已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故曰禮之質也○鄭氏曰言道言合於道也嚴陵方氏曰禮之文則見乎事禮之質則存乎人言行存乎人者也故曰禮之質也樂記又以中正無邪為禮之質者葢惟行修言道乃能中正無邪曲禮言其始樂記言其終所以為質則一也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朱子曰此與孟子治人治於人食人食於人語意相類取於人者為人所取法也取人者人不來而我引取之也來學往教即其事也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

道猶路也事物當然之理人所共由故謂之道行道而有得於心故謂之德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四者皆由禮而入以禮而成葢禮以敬為本敬者德之聚也

教訓正俗非禮不備

立教於上示訓於下皆所以正民俗然非齊之以禮則或有教訓所不及者故非禮不備

分爭辨訟非禮不决

朱氏曰爭見於事而有曲直分爭則曲直不相交訟形於言而有是非辨訟則是非不相敵禮所以正曲直明是非故此二者非禮則不能决

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

一主於義一主於恩恩義非禮則不能定藍田吕氏曰道德仁義所以成已也敎訓正俗所以成人也分爭辨訟所以決疑事也君臣上下父子兄弟所以正大倫也皆有待於禮者也兼天下而體之之謂仁理之所當然之謂義由仁義而之焉之謂道有仁義於已之謂德

節文乎仁義之謂禮仁義道德皆其性之所固有本於是而行之雖不中不遠矣然無節無文則過不及害之以至于道之不明且不行此所以非禮不成也先王制禮教民之中而已教不本於禮則設之不當設之不當則所以教者不備矣教訓正俗其義皆教也立教之謂教訓說理義之謂訓皆所以正俗之不正故曰非禮不備也理有可否則爭情有曲直則訟惟禮為能決之蓋分爭者合於禮則可不合於禮則不可辨訟者有禮則直無禮則不直故曰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人之大倫由禮而後定也故冠昏喪祭射鄉朝聘所以明者人倫而已故曰非禮不定

宦學事師非禮不親

宦仕也仕與學皆有師事師所以明道也而非禮則

不相親愛

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

班朝廷上下之位治軍旅左右之局分職以涖官謹守以行法威則人不敢犯嚴則人不敢違四者非禮則威嚴不行

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

禱以求為意祠以文為主祭以養為事祀以安為道四者皆以供給鬼神誠出於心莊形於貌四者非禮

則不誠不莊○今按供給者謂奉薦牲幣器皿之類

也藍田呂氏曰宦學事師學者之事也班朝治軍涖官行法仕者之事也禱祠祭祀供給鬼神交神明之事也皆有待於禮者也宦家臣也雜記云宦於大夫者之為之服也蓋仕為家臣而未升諸公蓋亦學為仕者也故宦者學為仕之稱也學者學道藝者也二者之學皆有師師弟子之分不正則學之意不誠學之意不誠則師弟子之情不親而教不行故曰非禮不親班朝者正朝位也治軍者齊軍政也涖官行法者臨官府以行法令也三者皆仕者所以治衆也禮明乎尊卑上下之別則分無不守令無不從此所以非禮威嚴不行也禱祠祭祀則郊社宗廟之常祀也內則盡志外則盡物所以供給鬼神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禮者敬而已無敬則不誠故曰非禮不誠不莊

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

是以承上文而言撙裁抑也禮主其減　藍田呂氏曰禮者敬而已矣君子恭敬所以明禮之實也禮節文乎仁義者也君子撙節所以明禮之文也辭遜之心禮之端也君子退遜所以明禮之用也

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

鸚鵡鳥之慧者隴蜀嶺南皆有之猩猩人面豕身出交趾封谿等處禽者鳥獸之總名鳥不可曰獸獸亦

可曰禽故鸚鵡不曰獸而猩猩則通曰禽也聚猶共也獸之牝者曰麀

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

朱子曰聖人作絕句　藍田呂氏曰人之血氣嗜慾視聽食息與禽獸異者幾希特禽獸之言與人異爾然猩猩鸚鵡亦或能之是則所以貴於萬物者葢有理義存焉聖人因理義之同然而制為之禮然後父子有親君臣有義男女有別人道所以立而與天地參也縱恣怠敖滅天理而窮人欲將與馬牛犬彘之無辨是果於自棄而不欲齒於人類者乎

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

而不往亦非禮也

太上帝皇之世但貴其德足以及人不貴其報其次三王之世禮至三王而備故以施報為尚

馬氏曰禮之設所以緣人情也故曰報者天下之利也又曰禮得其報則樂聖人因人情之所樂制為往來之禮所以使天下之人亹亹而不倦也夫獻而必有酬酬而必有酢此往來之禮見於燕飲也主人出迎則客固辭客就東階則主人固辭此往來之禮見於際接也服之三年者其報必期服之期者報亦如之此往來之禮見於喪紀也其往而不來來而不往則禮失其報而為禮者有時而怠矣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

禮者安危之所係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無禮而安者也

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貴乎負者事於力販者事於利雖卑賤不可以無禮也

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馬氏曰富貴之所以驕淫貧賤之所以懾怯以內無素定之分而與物為輕重也好禮則有得於內而在外者莫能奪矣永嘉戴氏曰安危之幾生死之本也有禮則安安則生矣無禮則危危不

足言也死將至矣聖人制禮之意所以生斯人也一日無禮則民有不得其死者矣禮以卑為主以恭為本有自是之心者不可以語禮有自大之心者不能以行禮故禮者所以柔伏其侈大之意而習為退遜謙下之道故有禮之人其容肅然以正其氣粹然以和望其顔色而知其人之可親也其容狠其氣暴望其顔色而生慢易之心者必其無禮之人也富貴之失禮以驕貧賤之失禮以謟驕者失於亢謟者失於卑其為失禮一也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

百年曰期頤

朱子曰十年曰幼為句絕學字自為一句下至百年曰期皆然○吕氏曰五十曰艾髮之蒼白者如艾之色也古者四十始命之仕五十始命之服官政仕者為士以事人治官府之小事也服官政者為大夫以長人與聞邦國之大事者也才可用則使之仕德成乃命為大夫也耆者稽久之稱不自用力惟以指意使令人故曰指使傳謂傳家事於子也耄惛忘也悼

憐愛也耄者老而知已衰悼者幼而知未及雖或有罪情不出於故故不加刑人壽以百年為期故曰期飲食居處動作無不待於養故曰頤永嘉戴氏曰聖人制禮以律天下以節人心使人血氣充實志意堅强壯者服其勞老者安其逸未用者無躁進之心當退者無不知足之戒每十年為一節而人心有定向矣二十血氣猶未定然趨向善惡判於此矣故責以成人之禮焉三十有室不至於過而失節亦不至於曠而失時此古人所以筋力之盛壽命之長也四十志氣堅定强立不反不奪於利害不怵於禍福可以出仕矣自此以往三十年宣勞於國非若後世强者有時不用少與老者並用至於怠惰廢弛而莫之振也人至於五十更歷世變諳知人情亦既熟矣若此而服官政則明

習故事詳審和緩不至於擾民生事矣年至於六十幾於老矣于斯時也有指畫之勞無奔走服役之事七十謂之老而猶與事接是不知止也然人方其血氣之盛猶有所棄也及其既衰則顧戀不忍去雖家事亦然而況於國事乎此聖人所以戒之在得也耄與悼者雖后有罪非其故也禮經養老之禮鄉飲酒之義至九十而止獨曲禮曰百年曰期頤壽至百年此亦絕無而僅有也自養之外無他望焉三代之老上而天子諸侯養之下而其家能養之孝弟之風安得不行於天下此天下所以易治也○嚴陵方氏曰數起於一止於十天地奇偶之數陰陽生成之理每至於是則必更焉人者受天地之形孕陰陽之氣者也孰能逃其數而逆其理哉故其生每於十年則必異其名至其時則必異其事也○馬氏曰自幼弱壯強至于艾者言血氣智慮之變也自耆老至於耄期者言齒之逾入也自學至于傳者言其事也蓋人血

氣智慮率十年而加益血氣智慮既加益矣則所學者宜愈深所仕者宜愈大矣

大夫七十而致事

致還其職事於君也

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

不得謝謂君不許其致事也如辭謝代謝亦皆卻而退去之義几所以凴杖所以倚賜之使自安適也

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

疏曰婦人能養人故許自隨古者四馬之車立乘安

車者一馬小車坐乘也嚴陵方氏曰几則憑之以安其體杖則持之以助其力也行役外事也而以婦人焉欲其雖在外而猶在内也適四方勞事也而乘安車焉欲其雖服勞而不失其逸也言行役則主在公言之耳言適四方則主在遠言之耳在公猶得以婦人況在私之事乎在遠猶得乘安車況在國之時乎是皆待之以非常之禮故也

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

吕氏曰老夫長老者之稱巳國稱名者父母之邦不敢以尊者自居也

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

應氏曰一國有賢衆國所仰故越國而來問文獻不足則言禮無證故必告之以其制言衆國之故事以答之也

馬氏曰七十而致事順天理也位至大夫君之所賢也天下之達尊三大夫兼而有之者也為君者得不致其愛敬乎於其致事而去必有以勞之於其留而自輔必有以養之几杖婦人安車者所以養安其氣體不敢勞以事也所以見尚齒貴爵尊德之義不嫌其為佚也然於其國猶曰自名者所以尊君也夫天子巡守先見百年者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古之人咨於元老如此其敬以其賢而多聞也則宜有越國而問之矣必告之以其制者蓋制出於先王而非先王者無法故告之以其制也

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

謀於長者謂往就長者而謀議所為也長者之前當執謙虛不辭讓非事長之禮○應氏曰操几杖以從非謂長者所無也執弟子之役其禮然耳 藍田呂氏曰二者皆敬長之義也坐有几所以憑之也行有杖所以策之也皆優老之具也操几杖以從之敬之至也長者問不辭讓而對則敬不足也孔子問曾子曾子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公西赤曰非曰能之願學焉皆是辭讓之言

凡為人子之禮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

温以禦其寒凊以致其涼定其袵席省其安否醜同類也夷平等也一朝之忿忘其身則害及其親故在羣衆儕輩之中壹於遜讓

藍田呂氏曰温凊定省所以養體也醜夷不爭所以養志也一歲則有冬夏寒暑之適一日則有晨昏興寢之適人子不可不知也內則父母將袵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昏定之事也子事父母雞鳴適父母之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男女未冠笄及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則昧爽而朝文王之為世子雞初鳴衣服至于寢門外問安否何如此晨省之事也醜夷同等之稱也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孝經引

三者此獨云在醜夷不爭者上下驕亂之禍爲少而醜夷之爭多也孝子一出言舉足不敢忘父母苟好勇鬭狠以危父母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則所以養親者果安在哉

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

言爲人子謂父在時也古之仕者一命而受爵再命而受衣服三命而受車馬有車馬則尊貴之體貌備矣今但受三賜之命而不與車馬同受故言不及車

馬也君之有賜所以禮其臣子之不受不敢並於親也二十五家為閭四閭為族五百家為黨二千五百家為州一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孝之所該者大故其稱最廣曰慈曰弟曰仁曰信皆孝之事也僚友官同者執友志同者同師之友其執志同故曰執友交遊則泛言遠近之往來者藍田呂氏曰五者之稱不同各以其所見言之也州閭鄉黨觀其行者也見其所以敬親故稱其孝兄弟親戚責其恩者也順於父母者親親之愛必隆故稱其慈僚友見其有所讓者也有孫弟之心故稱其弟執友者友其德德莫威於孝孝者仁之本故稱其仁交遊

主於信知其誠心於孝也故稱其信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

父之執父同志之友也謂之命之也敬之同於父　嚴陵方氏曰孔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見父之執於進退之節有所不敢則一舉足不敢忘親可知於對問之節有所不敢則一出言不敢忘親可知孝子之行孰過乎是

夫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

出則告違反則告歸又以自外來欲省顔色故言面

遊有常身不他往也習有業心不他用也

恒言不稱老

恒言平常言語之間也自以老稱則尊同於父母而父母為過於老矣古人所以斑衣娛戲者欲安父母之心也

藍田呂氏曰出必告反必面受命於親而不敢專也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體親之愛而不敢貽其憂也恒言不稱老極孺子之慕而不忘也父母在而不敢有其身如之何聞斯行諸出入而無所受命是遺親也親之愛子至矣所遊必欲其安所習必欲其正苟輕身而不自愛則非所以養其志也君子之事親親雖老而不失乎孺子慕者愛親之至也孟子曰五十而慕吾於大舜見之矣故髡彼兩

髦為孺子之飾親見然後說之苟常言而稱老則忘親而非慕也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

肩隨並行而差退也此泛言長少之序非謂親者

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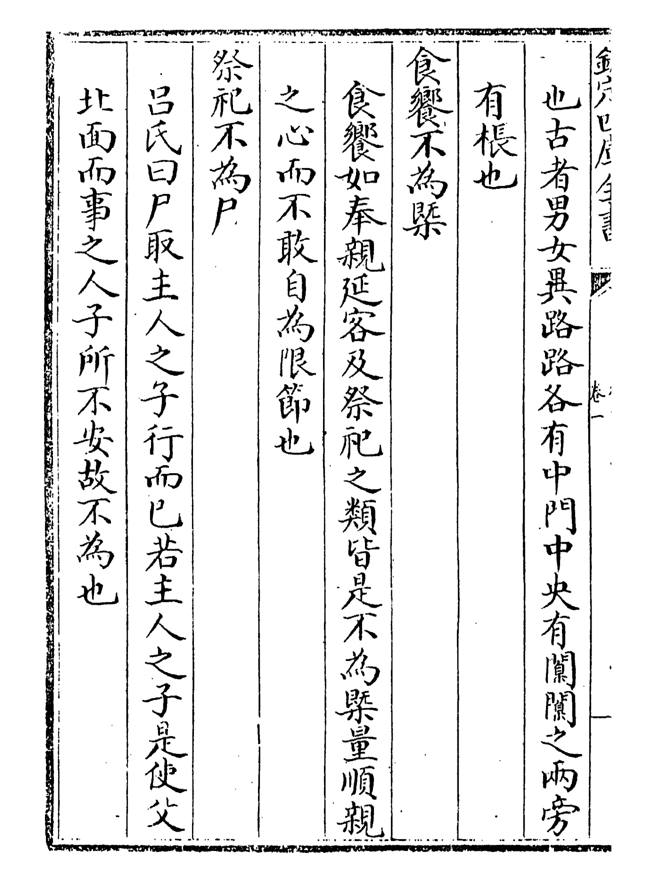
古者地敷橫席而容四人長者居席端若五人會則長者一人異席也

馬氏曰徐行後長謂之弟疾行先長謂之不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孝弟於步趨疾徐之間而聖人之道乃始於此者蓋達事長之禮無所往而不為順也推其齒而以

父兄事之者謂其愈長而愈加敬也長之五年則肩隨者不敢與先生並行也其出也不敢與之並行則其居也可以同席乎葢五人之羣當有所長推其長者必異席以敬之古人敬長如此則民之犯上而踰禮者宜鮮矣○金華邵氏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加愛敬其親而於人如怨焉則愛敬之道虧矣故年倍於我事以父禮長我十年事以兄禮長我五年差肩隨之至於羣居五人則又異長者之席焉其於人也庸敢慢乎以此事親愛敬之道盡矣

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

室西南隅為奧主奧中席皆尊者之道也行道則或左或右立門則避棖闑之中皆不敢迹尊者之所行



也古者男女異路路各有中門中央有闑闑之兩旁有棖也

食饗不為槩

食饗如奉親延客及祭祀之類皆是不為槩量順親之心而不敢自為限節也

祭祀不為尸

呂氏曰尸取主人之子行而已若主人之子是使父北面而事之人子所不安故不為也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先意承志也○疏曰雖聽而不聞父母之聲雖視而不見父母之形然常於心想像似見形聞聲謂父母將有教使已然

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

疏曰不服闇者不行事於暗中一則為卒有非常二則生物嫌故孝子戒之○呂氏曰苟訾近於譏苟笑

近於諂服闇者欺人所不見登危者行險以徼幸是忘親也非特忘之不令之名且將加之皆辱道也

金華邵氏曰事親之道當自卑以尊其親尤當自重以愛其身主與中席皆尊者所居中道中門皆尊者所由為槩為尸皆尊者之事人子皆不敢當既不嫌於逼其親矣聽於無聲常若親有命視於無形常若親在前又不至於違其親其尊之者為如何不登高而下皆愛其身也○長樂陳氏曰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不服闇也道而不徑舟而不遊不登危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則不茍訾不茍笑不服闇所以全其行不登高不臨深不登危所以全其體

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

不許友以死謂不為其友報仇也親在而以身許人是有忘親之心親在而以財專己是有離親之志永嘉戴氏曰髮膚以上皆親之體豈敢許友以死粒粟縷絲以上皆親之物豈敢私有其財高者輕死卑者重財皆非孝也

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

疏曰冠純冠飾也衣純深衣領緣也

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

呂氏曰當室謂為父後者問喪曰童子不緦唯當室

總亦指為父後者所謂不純采者雖除喪猶純素也

惟當室者行之非當室者不然也馬氏曰孟子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樂於中者文必稱於外冠衣不純素所以文之也孤子當室者謂嫡室也冠衣不純采者異於諸子也蓋父之於長子冠於阼以著代也服之三年以稱情也則嫡之於父其可以不加隆乎

幼子常視毋誑

視與示同常示之以不可欺誑所以習其誠長樂劉氏曰幼子之性純明自天未有外物生其好惡者無所學而不可成也如金之在鎔惟人所範如泥之在鈞惟人所模故視之以誠信則誠信篤於其心矣視之以詐偽則詐偽篤於其志矣模範之初苟得其正則五事

之用靡不出於誠而適於道也故曰幼子常視毋誑

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傾聽

呂氏曰裘之温非童子所宜裳之飾非童子所便立必正所向之方或東或西或南或北不偏有所向士相見禮云凡燕見於君必辨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疑謂邪向之也

永嘉戴氏曰常視毋誑所以養其心也不衣裘裳所以養其體也葢不開其情偽之端以育其正性不傷其陰陽之和以長其壽命此古之成人所以多有德也夫内外交相養也防其外所以養其中也立必正方不傾聽則敬以直内無傾邪之患矣

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劒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

劉氏曰長者或從童子背後而俯首與之語則童子如負長者然長者以手挾童子於脇下則如帶劒然葢長者俯與童子語有負劒之狀非真負劒也辟偏也咡口旁詔告語也掩口而對謂童子當以手障口氣而應對不敢使氣觸長者也 馮氏曰就而攜之則捧其手近而詔之則掩口而對者皆事長之禮也古之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豈一朝一夕之習哉葢自幼稚而已知禮讓矣

少而習之壯而行之老而安之古人年彌高而徳彌劭者葢出於此也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

吕氏曰先生者父兄之稱有徳齒可為人師者猶父兄也故亦稱先生以師為父兄則學者自比於子弟故稱弟子

永嘉戴氏曰禮無二敬從先生而越路與人言則敬有所分矣趨進者懼先生之有教令也趨退者不敢與先生並行也道遇長者而引避雖足以致敬而非所以承命也長者不與之言而隨行不置亦非所謂承意也進退之際其難如此可不謹哉

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登城不指城上不呼

高而有向背者為邱平而人可陵者為陵鄉長者所視恐有問則即所見以對也城人所恃以為安固者有所指則惑見者有所呼則駭聞者○石梁王氏曰先生年德俱高又能教道人者長者則直以年為稱也

永嘉戴氏曰從長者升高非以遠覽也所以承教也從長者所視則志在覽物敬長之意失矣況長者欲有所問乎登高而望遠則衆所駭覩自上而闚下則人所疑忌居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地而指畫

疾呼其不驚人而惑衆者幾希此固君子之所戒也論語曰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在車上猶不可況於登城乎

將適舍求毋固

戴氏曰就館者誠不能無求於主人然執平日之所欲而必求於人則非為客之義

將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

上堂升主人之堂也揚其聲者使內人知之也古人脫屨在戶外客雖衆脫屨於戶內者惟長者一人言

有二屨則并户内一屨為三人矣三人而所言不聞於外必是密謀故不入也
將入户視必下入户奉扃視瞻毋回户開亦開户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
入户入主人之户也視下不舉目也扃門關木也入户之時兩手當心如奉扃然雖視瞻而不為迴轉嫌於干人之私也開闔皆如前不違主人之意也遂闔之盡也嫌於拒後來者故勿遂

毋踐屨毋踖席摳衣趨隅必慎唯諾

複下曰舄單下曰屨毋踐屨謂後來者不可躡先入者所脫之屨也踖猶躐也玉藻曰登席不由前為躐席是登席當由前也摳提也摳衣與論語攝齊同欲便於坐故摳之趨隅由席角而升坐也唯諾皆應辭既坐定又當謹於應對也吳郡范氏曰將上堂則揚吾謦欬之聲戶外有二屨則聲聞於外而後敢入入戶則不舉目以遠視拱手當心以向戶扃不回環而四顧皆是不欲掩人之私其事雖小最曲禮之要推而廣之有正心誠意之道焉使心術不正者處之必將潛聲以升堂直前而入

户遂瞻四顧為睢盱覘伺之態則其人之薄德可知矣大抵禮以制形為用而以制心為本一念不正發於方寸者甚微而形於舉措者弗可掩流於放僻邪侈而不自知故升堂入户日用之常而君子致嚴如此以心術之邪正繫焉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

闑門橛也當門之中闑東為右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大夫士由右者以臣從君不敢以賓敵主也

永嘉戴氏曰君門雖遠有君在焉臣子焉得而不敬出入君門如見其君然鞠躬屏息不敢中立不敢履閾所以習其恭敬畏下之意也推此意也其敢喧譁於殿陛之間乎見君之乘車興君之路馬猶不敢慢

也况入君門者乎以此教天下朝廷之儀猶有不肅者况於君門乎雖然此大夫士自事其君之禮也若適他國為聘享之禮則不然少儀曰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

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為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

讓於客欲客先入也為猶布也○疏曰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大夫二門禮有三辭初曰禮辭再曰固辭三曰終辭○呂氏曰肅容者俯手以揖之所謂肅拜也

永嘉戴氏曰盛哉先王之禮也洋洋乎宰制萬物役使群動其端則起於辭遜之心而已觀大賓大客之

禮周旋揖遜於其間使之起敬起慕何其盛哉送迎之際登降之節一先一後一左一右為主人者極其恭敬不敢慢之心為客者不勝其愧縮不敢當之意交相辭遜退辟不皇於此乎可以觀禮矣

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

入右所以趨東階入左所以趨西階降等者其等列畀於主人也主人固辭者不敢當客之尊己也

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

讓登欲客先升也客不敢當故主人先而客繼之拾級涉階之級也聚足後足與前足相合也連步步步相繼也先右先左各順入門之左右也張子曰拾級聚足此等事但欲事自至如此非著心安排而到

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室中不翔

疏曰帷幔也薄簾也接武足迹相接也○陳氏曰文者上之道武者下之道故足在體之下曰武卷在冠

之下亦曰武執玉不趨不敢趨也室中不翔不可翔也行而張拱曰翔○朱氏曰帷薄之外無人不必趨以示敬堂上地迫室中地尤迫故不趨不翔也藍田呂氏曰凡見尊者以疾行為敬然有不必趨帷薄之外非尊者所見可以紓其敬也有不可趨者堂上地迫不足以容步執玉之重或虞於失墜也

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

橫肱則妨並坐者不跪不立皆謂不便於受者嚴陵方氏曰授立不跪者為煩尊者之俯也授坐不立者為煩尊者之仰也少儀言受立授立不坐則不特授尊者

而然雖受畁者亦然矣

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

糞除穢也少儀云埽席前曰拚義與糞同呂氏讀扱爲插音然凡氣之出入嘘則散吸則聚令以收歛爲義則吸音爲是○疏曰初持箕往時帚置箕上兩手舉箕當埽時一手捉帚舉一手衣袂以拘障於帚前且掃且遷故云拘而退扱斂取也以箕自向斂取糞

襪不以貧向尊者王氏蘋曰學者須是下學而上達洒掃應對即是道德性命之理此章所言糞之理試體究此時此心如何其理微矣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學者只是說過試以此言踐履之體究之斯知上達之理矣聖人之道無本末無精粗徹上徹下即是一理

奉席如橋衡

如橋之高如衡之平乃奉席之儀也

請席何鄉請衽何趾

設坐席則問面向何方設卧席則問足向何方○疏

曰坐為陽面亦陽也卧為陰足亦陰也故所請不同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朱子曰東向南向之席皆尚右西向北向之席皆尚左也金華邵氏曰自此至足毋蹶大率有四始奉席次請席三布席四就席奉席則欲順席之理次請席問其欲坐卧之地次布席則平常之席講問之席各有其儀至就席又有就席之儀賓主之間安得不敬乎

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閒函丈

非飲食之客則是講說之客也○疏曰古者飲食燕

享則賓位在室外牖前列席南向不相對相對者惟講說之客席之制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則兩席並中間空地共一丈也

金華應氏曰席間函丈其地寬則足以揖遜回旋而不至於迫其分嚴則足以致敬盡禮而不至於褻非若飲食之客徒欲便於勸酬以為歡也

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

跪而正席敬客也撫以手按止之也客不敢居重席故欲徹之主人固辭則止客踐席將坐主人乃坐也

藍田呂氏曰主人敬客故跪正席客敬主人則徹重席主敬客則客辭客敬主則主辭賓主之禮所以答也一辭而許曰禮辭禮云賓禮辭許是也再辭曰固辭此賓主辭讓之節也

主人不問客不先舉

席坐既定主人以客自外至當先有所問客乃答之客不當先舉言也

將即席容毋怍兩手摳衣去齊尺衣毋撥足毋蹶

劉氏曰將就席須詳緩而謹容儀毋使有失而可愧怍也仍以兩手摳揭衣之兩旁使下齊離地一尺而

坐以便起居免有躡躓失容也坐後更須整聱前面衣衽毋使撥開又古人以膝坐久則膝不安而易以蹶動坐而足動亦為失容故戒以毋動也管寧坐席歲久惟兩膝著處穿是足不動故然耳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

疏曰坐亦跪也弟子將行若遇師諸物或當己前則跪而遷移之戒慎不得踰越

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儳言

古者席地而俎豆在其前盡後謙也盡前恐汙席也

儳暫也亦參錯不齊之貌長者言事未竟未及其他

少者不可舉他事為言暫然錯雜長者之說

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

上言執爾顏謂顏色無或變異此言正爾容則正其

一身之容貌也聽必恭亦謂聽長者之言也𢭏取他

人之說以為已說謂之勦說聞人之言而附和之謂

之雷同如雷之發聲而物同應之也惟法則古昔稱

述先王乃為善耳藍田呂氏曰書策琴瑟之為物先生之所常御也物猶加敬人可知也虚坐盡前則若欲食然故盡後以示之坐必安執爾顔侍食於先生不敢解也儳言者乘人之所未及而言之也事長者必思所以下之乘其不及而儳言是欲勝故不為也正爾容聽必恭敬長者之教而不敢慢也竊人之財猶謂之盗勦取他人之說以為已有私也不以心之然不然志在隨人而雷同之亦私也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弗信弗信民弗從必則古昔稱先王則求其有徵而使民信也民未信也吾雖自信亦不可行也

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

問終而後對欲盡聞所問之旨且不敢雜亂尊者之

言也

請業則起請益則起

請業者求當習之事請益者再問未盡之蘊起所以致敬也 藍田呂氏曰問未終而對不敬其所問也業謂所學於先生者如詩書禮樂之類是也益謂所問未明或欲卒學或欲少進也有所請必起敬業也敬業所以敬師敬師所以敬道也故請業請益皆不可不起也○嚴陵方氏曰有所請必起者所以重道也孔子與曾參言復坐吾語女則弟子之於先生有所請必起可知矣

父名無諾先生名無諾唯而起

父以恳師以道故所敬同○吕氏曰諾者許而未行也長樂陳氏曰諾者應之緩唯者應之速以道則唯諾無以殊以禮則緩速有所辨故曰父名無諾先生名無諾唯而起葢子之於父弟子之於師其敬畏之篤常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於其所未名也常若有所名則於其名也敢諾而不唯乎内則應唯敬對事父之禮也論語曾子曰唯事師之禮也為人臣者君命名在内不俟履在外不俟車亦唯而起之意也

侍坐於所尊敬無餘席見同等不起

所尊敬謂先生長者及有德有位之人也毋餘席謂已之席與尊者之席相近則坐於其端不使有空餘

處近則應對審也同等之人與已無尊卑故不為之起

燭至起食至起上客起

燭至而起以時之變也食至而起以禮之行也上客至而起以其非同等也

燭不見跋

跋本也古者未有蠟燭以火炬照夜將盡則藏其所餘之殘本恐客見之以夜久欲辭退也

尊客之前不叱狗

方氏曰不以至賤駭尊者之聽

讓食不唾

嫌於似鄙惡主人之饌也　藍田吕氏曰所尊敬謂天下達尊有爵有德有齒者也侍坐無餘席欲近尊者以聽教也燭者童子之所執燭盡則更之不以所殘之本以示人使客不敢安也狗於尊客之前不敢叱者嫌駭客也二者皆弟子之職故於侍坐者及之讓食之際不敢唾者嫌若訾主人食亦不敬也○嚴陵方氏曰侍坐於所尊敬無餘席欲其近而應對之審也尊者之坐宜不得近以欲對之審雖於所尊亦不嫌近乃所以敬也同等不起與已無上下之間故也燭至起以木卜夜故也食

至起爲盛饌變故也經有曰侍先生侍所尊侍君子侍長者何也曰先生以教稱之也曰所尊以道稱之也曰君子以德稱之也曰長者以年稱之也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

氣乏則欠體疲則伸撰猶持也此四者皆厭倦之容恐妨君子就安故請退

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

呂氏曰問更端則起而對者因事有所變而起敬也

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

居左則屏於左居右則屏於右○鄭氏曰復白也言欲須少空閒有所白也屏猶退也○呂氏曰屏而待不敢干其私也嚴陵方氏曰少間願有復則機事之欲密者也故左右屏而待焉屏者退而自隱之謂既屏而又待者且防君子之有所名故也

毋側聽毋噭應毋淫視毋怠荒

上言聽必恭側耳以聽非恭也應荅之聲宜和平高

急者悖戾之所發也淫視流動邪眄也怠荒謂容止

縱慢

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

遊行也倨傲慢也立當兩足整齊不可偏任一足箕

謂兩展其足狀如箕舌也伏覆也

斂髮毋髢

疏曰髢髲也垂如髲也古人重髮以纚韜之不使垂

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

喪有喪冠吉有吉冠非當免之時不可免有袒而露其裼衣者有袒而割牲者因勞事而袒則為褻褰裼也涉淺而揭則可暑而揭其裳亦為褻

藍田呂氏曰侍於君子視聽言動無所不在於敬頭容欲直故毋側聽聲容欲靜故毋噭應目容欲端故毋淫視氣容欲肅故毋怠荒足容欲重故遊毋倨立如齊故毋跛坐如尸故毋箕正其衣冠故斂髮毋髢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廣安游氏曰大率人之所患在乎徇其意之所安而不由於正人之所安其病有五曰傾邪曰放縱曰惰偷曰倨慢曰輕易此五者人之常患也曰側聽曰淫視此傾邪者也曰怠荒曰立而跛曰冠而免曰勞而袒曰暑而褰裳此惰偷者也曰噭應曰斂髮而髢此輕易者也曰游而倨曰坐而箕曰寢而伏此放縱

侮慢者也此五者禮之所禁也君子持身未論其他獨於此數者而自克焉斯過半矣世之妄者其言則曰君子學以致其道吾惟道之知其他皆末節也不知此乃古昔聖人之所甚急視聽游行坐立卧起衣冠之際有不防焉而五者之病乘之故夫禮者内以正人之心而外以正其游行視聽坐立卧起衣冠之際此所以止邪於未形而求以弭亂之道也

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

侍長者之坐於堂故不敢以屨升若長者在室則屨得上堂而不得入室户外有二屨是也解脫也屨有綦繫解而脫之不敢當階階為妨後升者

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

疏曰此侍者或獨暫退時取屨法也就猶著也初升時解置階側令下著之先往階側跪舉取之故云就屨跪而舉之也屏於側者屏退不當階也

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

疏曰此明少者禮畢退去為長者所送則於階側跪取屨稍移之面向長者而著之遷徙也就階側跪取稍移近前也俯俛而納者既取因俯身向長者而納足

著之不跪者跪則足向後不便故俯也雖不並跪亦

坐左納右坐右納左嚴陵方氏曰出而就屨屏於側則又不特不當階而已若長者

送出則跪而遷屨不特屏之於側而已納之時又俯焉

離坐離立毋往叅焉離立者不出中間

方氏曰兩相麗之謂離三相成之謂叅○應氏曰出

其中間則立者必散而不成列矣故君子謹之

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

内則註云植者曰楎横者曰椸枷與架同置衣服之

具也巾以浣潔櫛以理髮此四者皆所以遠私褻之嫌

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

不通問無問遺之往來也諸母父妾之有子者漱浣也裳賤服不使漱裳亦敬父之道也

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

梱門限也內外有限故男不言內女不言外

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

許嫁則繫以纓示有所繫屬也此與幼所佩香纓不同大故大事也

長樂劉氏曰家人內政不嚴以防之於細微之初不剛以正之於未然之始則其悔吝不可追矣易曰閑有家志未變也男女之志既為情邪之所變閑禁雖嚴求其無吝而吝可無哉故夫婦未七十雖同藏未有可嫌也聖人制禮必爾者以無嫌正有嫌也用有情之難正無情之易也而況於男女未有室家哉女子許嫁纓所以繫屬其心以著誠於夫氏起其孝義也既許嫁則有姆教之處于閫內之別室男子非有疾憂之故不入其門也

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

女子子重言子者別於男子也專言兄弟者遠同等之嫌

父子不同席

尊卑之等異也　臨川吳氏曰古者一席坐四人言父子偶共一處而坐雖止一人必各坐一席蓋以父昭子穆父穆子昭尊卑不同故也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

行媒謂媒氏之往來也名謂男女之名也受幣然後親交之禮分定

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

日月娶婦之期也媒氏書之以告于君厚其別者重慎男女之倫也

馬氏曰坐則異席居不同宮者著父子之位也禮者以為民坊也非行媒不相知名所以遠嫌也非受幣不交不親所以致敬也遠嫌致敬則安有桑中之奔溱洧之亂乎明而尊者莫如君書日月以詔之幽而嚴者莫如鬼神致齊戒以告之近而親者莫如鄉黨僚友為飲食以命之所以備禮而厚其別也

取妻不取同姓

鄭氏曰為其近禽獸

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卜其吉凶

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為友

有見才能卓異也若非有好德之實則難以避好色之嫌故取友者謹之

藍田呂氏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別也有別者先於男女天地之義人倫之始内則曰禮始於謹夫婦為宫室辨内外男子居外婦人居内深宫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所以別於居處者至矣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受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

后取之不雜坐不通乞假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所以別於往來者至矣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御婦人則進左手所以別於出入者至矣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衣裳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敢縣於夫之楎椸不敢藏於夫之篋笥所以別於服御器用者至矣姑姊妹女子子天屬也許嫁則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已嫁而反則不與同席而坐同器而食嫂與諸母同宮之親也嫂叔則不通問諸母則不漱裳妻之母婚姻之近屬也壻見主婦闔扉立于其內壻立于門外東面主婦一拜壻荅再拜主婦又拜壻出所以別於宗族婚姻者至矣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則弗與為友所以厚別於交際者至矣男女不雜坐經雖無文然喪祭之禮

男女之位異矣男子在堂則女子在房男子在堂下則女子在堂上男子在東方則女子在西方坐亦當然

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

呂氏曰賀者以物遺人而有所慶也著代以為先祖後人子之所不得已故不用樂且不賀也然為酒食以名鄉黨僚友則遺問不可廢也故其辭曰聞子有客使某羞舍曰昏禮而謂之有客則所以羞者佐其供具之費而已非賀也作記者因俗之名稱賀

貧者不以貨財為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

應氏曰無財不可以為悅而財非貧者之所能辦非強有力者不足以行禮而強有力非老者之所能勉

藍田呂氏曰君子之於禮不責人之所不能備貧者不以貨財為禮是也不責人之所不能行老者不以筋力為禮是也禮者敬而已矣心苟在敬財力之不足非禮之訾也潢汙行潦可薦於鬼神瓠葉兎首不以微薄廢禮此不以貨財者也五十杖於家至一坐再至此不以筋力者也又有法之所不得為者有疾而不能行者臨難而不得已者土地之所不有者君子亦不責也王子為其母請數月之喪雖加一日愈乎已也季子儲子皆以幣交也日孟子見季子而不見儲子以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故也如季

子王子者法之所不得為者也喪禮禿者不髽傴者不袒跛者不踊此有疾而不能行者也男女不授受嫂溺則援之以手君子正其衣冠同室有鬬則被髮纓冠而救之此臨難而不得已也居山者不以魚鼈為禮居川者不以鹿豕為禮此土地之所不有也凡此皆禮之變也

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

常語易及則避諱為難故名子者不之用　王氏子墨曰名子父之責也命之名所以示之教也以國非所以教謙也以日月非所以教敬也以隱疾非所以教之進乎德也以山川非所以教之求諸己也命名而必示之教申繻所謂以德命為義者也雖古人之名其子或有所因不盡若是而由禮之意蓋主乎以德命也又況以諱事神周道也名終而將諱之得不擇夫可諱者

以名之乎子生三月而父名之既有以教其終身而又慮其子若孫之難避也不亦太早計乎非早計也君子之所以亦其子孫無非為其遠之慮也於名而慮其遠如是則將無所不慮乎遠也以為鬼神而諱之多且百年少亦數十載之後矣而其諱之難易基於一日命名之初是以君子之於子孫無非於其始而謹之也於名而謹其始如是則將無所不謹其始也是曲禮之意也

男女異長

各為伯仲亦不相干雜之義也

男子二十冠而字

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父前子名君前臣名

呂氏曰事父者家無二尊雖母不敢以抗之故無長幼皆名不敢致私敬於其長也事君者國無二尊雖父不可以抗之故無貴賤尊卑皆名不敢致私敬於其所尊貴也春秋鄢陵之戰欒書欲載晉侯其子鍼曰書退此君前臣名雖父亦不敢抗也長樂陳氏曰家無二長故父前無伯仲之稱國無二上故君前無爵位之稱

女子許嫁笄而字

許嫁則十五而笄未許嫁則二十而笄亦成人之道也故字之

王氏子墨曰長者伯仲叔季之序也男子伯仲叔季之序達於四方女子之長少則不出閨闥而已其各為長宜也冠成人之服也自童至於成人矣其可不敬其名乎於是從而字之亦宜也夫成人則人以字稱我矣則人之名非我所當名也又况有長幼之序貴賤之别其可名之哉而有時乎名之者君父之前尊有所仲則私有所屈也一家之尊無有加於父也父之前無長幼皆名之不敢致私敬於其長也天下之尊無以加於君也君之前無貴賤皆名之不敢致私敬於其所貴也女子之笄猶男子之冠閨門之内亦當敬其名不言許嫁之年不可以預定也聖人之制禮未嘗不謹其微也男女之别居有堂室之分衣有椸枷之異所以為内外之辨亦至矣而必異其長以明其無所不當别異也聖

人之慮蓋微也冠禮醮而三加猶懼其幼志之未棄名字之間若未容遽示以所敬也而必敬其名者以為少長之禮於是乎分也字之以別少長聖人之慮蓋微也晨昏之禮行於家朝覲之禮行於國登降拜俯趨進應對之節截乎其嚴矣父子家庭之言君臣燕閒之際或不名其兄弟同列之名若未害也而聖人之意以為君父之前而不名其兄弟同列則於臣子之敬有所未足也聖人之慮蓋微也男女雖異而伯仲之序可以同者必吾同氣之兄弟也以吾同氣之兄弟而猶不與之同其長則男女之別可不致其嚴哉冠而見字所以責成人之禮備也夫人且將敬我矣我可不思所以自敬乎可不懼不足以得人之敬乎侍父侍君語之及乎他人者猶必謹而名之而畏乎語之誤也則兢兢慄慄之念豈容不加乎起敬起孝之誠豈容不至乎然則聖人之謹其微所以愛天下後世者深矣

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内葱渫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

肉帶骨曰殽純肉切曰胾骨剛故左肉柔故右飯左羹右分燥濕也膾炙異饌故在殽胾之外醯醬食之主故在殽胾之内葱渫烝葱亦菹類加豆也故處末酒漿或酒或漿也處羮之右若兼設則左酒右漿○疏曰脯訓始始作即成也脩亦脯脩訓治治之乃成

薄析曰脯捶而施薑桂曰腶脩胊謂中屈也左朐朐置左也脯脩處酒左以燥為陽也○吕氏曰其末在右便於食也食脯脩者先末嚴陵方氏曰食以六穀為主穀地產也所以作陽德故居左羮以六牲為主牲天産也所以作陰德故居右

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

降等謂爵齒卑於主人也不敢當主賓之禮故食至則執之以起而致辭於主人主人見客起辭故亦起而致辭於客客乃復就其坐也

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殽之序徧祭之

古人不忘本每食必每品出少許置於豆間之地以報先代始為飲食之人謂之祭延導之也祭食之禮主人所先進者則先祭之後進者後祭各以殽之次序而祭之徧也○朱子曰古人祭酒於地祭食於豆間有板盛之卒食徹去

長樂陳氏曰古者於爨則祭先炊於樂則祭樂祖將射則祭侯用火則祭司爟用龜則祭先卜養老則祭先老於馬則祭馬祖馬社於田則祭先嗇司嗇於學則祭先聖先師凡此不忘本也又况飲食之間哉

三飯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辯殽

疏曰三飯謂三食也禮食三飧而告飽須勸乃更食三飯竟而主人乃導客食胾也公食大夫禮云賓三飯以湆醬鄭云每飯歠湆以殽擩醬食正饌也所以至三飯後乃食胾者以胾為加故三飧前未食食胾之後乃可徧食殽也

主人未辯客不虛口

疏曰虛口謂食竟而飲酒蕩口使清潔及安食也用

漿曰漱以潔清為義用酒曰酳酳訓演演養其氣也

王氏子墨曰殽之序徧祭之則自殽之外葢有不祭者如魚腊醬湇非食之盛可以無祭也此據卑客故一聽命於主人食至則必興辭以祭則不敢先舉以獻則不敢先嘗殽之徧不敢先飽若敵客則不然矣雖然禮無惡乎過厚賓主既設其勢必有所先以敵者而施是禮焉其誰曰不可而况賓主燕食之間想意相接客之謙惟恐先乎主人而主人之厚於客惟恐有所不足也雖容揖遜愛敬有餘較之公食大夫之禮尊卑不至截然葢得禮之中者也孰得而少之哉

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

饋進饌也○方氏曰凡以稱禮之施而已

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

呂氏曰共食者所食非一品共飯者止飯而已共食而求飽非讓道也不澤手者古之飯者以手與人共飯摩手而有汗澤人將惡之而難言

毋摶飯毋放飯毋流歠

毋摶者疏云若取飯作摶則易得多是欲爭飽也○朱氏曰放謂食之放肆而無所節也流謂飲之流行

而不知止也

毋咤食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

咤食謂當食而叱咤䟽謂以舌口中作聲毋咤恐似

於氣之怒也毋齧嫌其聲之聞也毋反魚肉不以所

餘反於器鄭云謂已歷口人所穢也毋投與狗骨不

敢賤主人之物也求之堅曰固得之難曰獲固獲謂

必欲取之也

毋揚飯飯黍毋以箸

揚謂以手散其熱氣嫌於欲食之急也毋以箸貴其七之便也

毋嚃羹毋絮羹毋刺齒毋歠醢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客歠醢主人辭以窶

羹之有菜宜用梜不宜以口嚃取食之也絮就器中調和也口容止不宜以物刺於齒也醢宜鹹歠之以其味淡也客或有絮羹者則主人以不能烹飪為辭客或有歠醢者則主人以貧窶乏味為辭

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毋嘬炙

濡肉殽胾之類乾肉脯脩之類決斷也不齒決則當治之以手也○疏曰火灼曰炙若食炙不一舉而併食併食之曰嘬是貪食也廣安游氏曰聖人知夫人之大欲在夫飲食也而致詳於飲食之禮終食之間而人之賢不肖可得而知也貪也犯人之所惡也薄主人之飲食也聲容之不敬也所謂小人之情狀畢見於此矣聖人之教不待其已麗於大惡而後正之也待其大惡而正之則無及矣故夫起居飲食之間而為之禮焉聖人之用意微矣○馬氏曰君子於觴酒豆肉之閒未嘗不致謙而養廉也

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

自從也齊醬屬也飯齊皆主人所親設故客欲親徹此亦謂降等之客耳敵者不親徹也藍田呂氏曰凡此容止之節疑若繁縟而難行然大人成德動容周旋中禮則於斯也不待勉而自中若夫學者將學於禮必先從事於節文之間安於是而不憚煩則其德為庶幾矣茲禮文之所以不可簡也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

尊所置尊之所也飲盡爵曰釂○呂氏曰古之飲酒貴賤長幼無不及鄉飲之禮堂下之賓樂工及笙無不與獻特牲饋食禮賓兄弟弟子公有司私臣無不與獻其獻也皆主人親酌授之此侍飲者亦長者親酌授之所以有拜受于尊所之節也惟燕禮以宰夫為獻主故君不親酌鄉飲射饋食禮皆尊于房户之閒賓主共之也燕禮大射皆尊于兩楹之西尊面向君君專之也燕禮鄉飲禮皆不云拜受於尊所以禮

與侍飲異也王氏曰禮莫嚴于少長之分至於飲食之際尤人情之所易縱故記禮者必致其委曲焉一飲之頃少之所以事長者如此其至凡所以習人敬順之心於平居無事之時彼其瀆尊犯分之念何自而有哉經曰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之謂也

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

辭而後受賓主平交之禮非少賤事尊貴之道長樂陳氏曰上之賜也以恩下之受也以義義之所可雖長者之賜不敢辭義之所不可雖君之賜有所不受

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

敬君賜故不敢棄核

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

御食於君者君食而臣爲之勸侑也君以食之餘者賜之若陶器或木器可以洗滌者則即食之或其器是萑竹所織不可洗滌者則傳寫於他器而食之不欲口澤之瀆也永嘉戴氏曰果核餘物也不敢棄君之餘器用微物也不敢同君之器所以習臣子恭順之心於人情慢易之際也

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

尸餕鬼神之餘臣餕君之餘賤餕貴之餘下餕上之

餘皆餕也此謂助祭執事或為尸而所得餕之餘肉以歸則不可以之祭其先雖父之尊亦不以祭其子夫之尊亦不以祭其妻以食餘之物褻也一説此祭是每食必祭之祭食人之餘及子進餕於父妻進餕於夫皆不祭而食葢敬主人之饌故祭而後食食人之餘而祭則褻施於畀者則非尊者之道

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

御侍也貳益物也侍食者雖獲殽饌之重而不辭其

多者以此餕本為長者設耳偶者配偶之義因其有賔而已亦偶配於坐亦以此席不專為已設故不辭也馬氏曰禮者施報而已主人之禮在我也不辭之非禮也主人之禮不在我也辭之亦非禮也子貢主伯高之喪孔子語之曰為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與此同義○藍田呂氏曰御同於長者侍於長者也偶坐者因彼有賔也辭遜行之美者也辭其所當辭然後成其美也如不有其義不當其物則其美者適所以為病歟

羮之有菜者用梜其無菜者不用梜

梜箸也無菜者汁而已直歠之可也藍田呂氏曰事之細者猶各求

其所宜則先王之謹於禮可知矣○山陰陸氏曰教之如此可謂至矣

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為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為大夫累之士疐之庶人齕之

疏曰削刊也副析也絺細葛也刊其皮而析為四解又横解而以細葛巾覆之而進也華半破也綌麤葛也諸侯禮降故破而不四析亦横斷之用麤葛巾覆之而進也爾雅瓜曰華之郭璞云食啖治擇之名累倮也不巾覆也疐謂脫花處疐之者去疐而已齕齧

也齕之不横斷也此等級不同非謂平常之日當是公庭禮會之時○劉氏曰大夫以上皆曰爲者有司爲之也士庶人不曰爲者自爲之也○方氏曰巾以絺綌者當暑以凉爲貴也李氏曰先王制禮于人情之所欲者養之無不備故翦𧊒皆有官于人情之所不能免者治之無不盡故削瓜猶有制然後使後世無以加也○永嘉戴氏曰一瓜之微横斷中裂何與於尊卑而聖人猶拳拳若此焉天下之事微之不敢忽者所以爲大之必謹也削瓜者其嚴若此由是而推之庶人其有食侯食者乎庶人不敢食侯食臣下其有作福威而玉食者乎此聖人制禮之微意也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

此言養父母疾之禮不櫛不為飾也不翔不為容也不惰不及他事也䟽謂惰訛不正之言琴瑟不御以無樂意也猶可食肉但不至厭飫而口味變耳猶可飲酒但不至醺酣而顔色變耳齒本曰矧笑而見矧是大笑也怒罵曰詈怒而至詈是甚怒也皆為忘憂故戒之復故復常也長樂陳氏曰儀禮曰疾者齊養者皆齊則自行不翔以至怒不

至詈皆齊之事也然此亦中人之制孝子疏節也文王行不能正履不特不翔而已色憂不特言不惰笑不至矧而已一飯亦一再飯亦再不特食肉飲酒不變味變貌也○王氏曰父母有疾而致其憂此子職所當然也聖人猶必為之委曲以制禮者葢以人情有過有不及焉約之以禮庶乎歸之于中也○嚴陵方氏曰言冠者别於童子冠則有時而不櫛可也童子則無冠矣無時而不櫛焉此所以止言冠者不櫛也以憂親之疾而忘其身之飾故也言不惰則以憂勤而不敢惰也琴瑟不御者不以所樂而忘所憂也樂必以琴瑟為言者葢常御之樂士無故則不去故也物有常味也食肉多品則為變味人有常貌也飲

酒過量或

至變貌

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専席而坐

有憂謂親疾或他禍患側獨也獨坐一席不設待賓之席為有憂也一說側席謂偏設之變於正席也亦通專單也貴賤之席各有重數居喪則否○呂氏曰專席不與人共坐也 張子曰有憂者心未安故側席喪已然者坐無容故專席○王氏曰側席與儀禮所謂側殺側受醴之側同專席與郊特牲所謂專席而酢之專同

水潦降不獻魚鼈

水涸魚鼈易得不足貴故不獻

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

怫謂捩轉其首恐其喙之害人也畜者不然順其性也

獻車馬者執策綏

疏曰策是馬杖綏是上車之繩車馬不上於堂但執策綏呈之則知有車馬

獻甲者執胄獻杖者執末

疏曰甲鎧也胄兜鍪也鎧大兜鍪小小者易舉執以呈之耳杖末拄地不淨故執以自向

獻民虜者操右袂

民虜征伐所俘獲之人口也持其右袖所以防異心

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

疏曰契者兩書一札同而别之右者先書為尊鼓量器名也米云量則粟亦量粟云契則米亦書但米可即食為急故言量粟可久儲為緩故云書書比量為緩也

獻孰食者操醬齊

疏曰醬齊為食之主執主來則食可知如見芥醬必知獻魚膾之類

獻田宅者操書致

書致謂詳書其多寡之數而致之於人也○吕氏曰古者田宅皆屬於公非民所得而有而此云獻者或上所賜予可為已有者如采地之屬故可獻歟長樂陳氏曰水潦降不獻魚鼈則獻魚鼈必視其時也獻爲者佛其首畜爲者則勿佛則獻爲必視其性也獻車馬以至於田宅皆有所執則舉其要也

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簫左手承弣尊卑垂帨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拜

弓之體角内而筋外尚使之在上也皆取其勢之順也簫梢末也䟽云剡之差斜似簫故名弣中央把處也帨佩巾也容主尊卑相等則授受之際皆稍磬折而見其帨之垂也此時弓尚在客手故不容荅主人之拜而少逡巡遷延以避之辟猶開也謂離其所立之處○呂氏曰下於上曰獻上於下曰賜敵者曰遺

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承弣鄉與客並然後受

自受者以敵客不當使人受也由從也從客左邊而受則客在右矣於是主人郤左手以接客之下而承其弣又覆右手以捉弓之下頭而受之此時則主客並立而俱向南也○方氏曰賓主異等則授受異向此賓主敵故鄉與客並也金華邵氏曰獻車馬獻甲胄獻民虜粟米孰食田宅其事若重於弓矣然數者皆不著其儀獨於一弓之授受必謹焉者蓋古者射以觀德而弓者觀德之具也於授受而不謹則異時執弓挾矢支左屈右必有失其儀者此聖人所深慮也○馬氏曰禮曰主佩垂

則臣佩委明尊卑俯仰之異也言尊卑垂帨而無上下之異者蓋賓主授受之禮非臣主之際也佩之有帨者以自清潔也詩曰無感我帨兮戒非禮之汙其清潔也

進劒者左首

疏曰進亦遺也首劒拊環也客在右主人在左劒首為尊以尊處與主人也假令對授則亦左首首尊左亦尊為宜也

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

疏曰戈鉤孑戟也刃當頭而利鐏在尾而鈍不以刃

授敬也

進矛戟者前其鐓

疏曰矛如鋋而三廉戟今之戟也鐓爲矛戟柄尾平底以平向人敬也亦應並授不云左右而云前後者互文也若相對則前後也若並授則左右也

進几杖者拂之

拭去塵也

效馬效羊者右牽之

效陳獻也以右手牽之為便

效犬者左牽之

以右手防其齧噬

執禽者左首

禽鳥也首尊主人在左故横捧而以首授主人

飾羔鴈者以繢

飾覆之也畫布為雲氣以覆羔與鴈為相見之贄也

受珠玉者以掬

謂以兩手共承之也

受弓劒者以袂

謂以衣袂承接之不露手也

飲玉爵者弗揮

謂不可振去餘瀝恐失墜

凡以弓劒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

苞者苞裹魚肉之屬苴者以草藉器而貯物也簞圓

笥方皆竹器問遺之也使者受命之時操持諸物即

習其威儀進退如至彼國之儀容也金華應氏曰自獻魚鼈至於效犬執禽皆細別其獻物之宜而一物必有一儀也自飾羔鴈至於飲玉爵又略序其飾物之文而重其物必重其禮也終則總之曰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舉其凡以該上文所列之目也葢曰獻曰遺曰進曰效雖不同而皆所以為問也當其受命主人之時物雖未至於所遺之家而其操執有儀已若與之相為揖遜周旋而無愧乎使者之容矣○藍田呂氏曰進者以物供尊者之用非獻也效者致之尊者之前使之見非進也劒也戈也矛戟也三者皆兵也進兵者後其刃敬也少儀曰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避刃是也拂之者去塵以進之敬也少牢饋食主人左手縮之以右袂進拂几三右手橫執几進授尸于筵前此進几之儀羊馬豢畜之獸馴而易制故右牽之便也少儀牛則執紖馬則執靮皆右之犬雖豢畜然吠非

其主或有噬人之患故左牽以右手制之如臣虜之比也少儀曰大則執紲執禽者左手謂摯也禽摯若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是也士相見禮云摯冬用雉夏用腒左手奉之飾羔鴈以繢者以繢飾其布也弓劒藉之以袂文也弓劒比於珠玉不慮其失墜故得盡其文也玉器宜謹故弗揮聘禮曰小聘曰問問者久不相見使人問安否以講好也義如諸侯之相聘禮則殺之也詩云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如弓劒苞苴簞笥皆可以問人者也弓劒玩好也苞苴魚肉果實也書曰厥包橘柚易曰包有魚詩曰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是也簞論語一簞食是也笥以盛衣裳書云惟衣裳在笥是也

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

受命即行

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于門外

至則拜命歸則拜送皆敬君也

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

呂氏曰使人於君所不下堂反則下堂受命者始以已命往終以君命歸故使者反而後致其敬往則否也

長樂陳氏曰為人臣者無以有已故將軍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誓衆則忘其親援桴而鼓則忘

其身然則為君使者豈異是哉此聘禮所以言釋幣遂行此所以言不宿於家也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況君言至乎孔子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況使人於君所乎言朝服而命之則知拜辱拜送亦朝服也言拜辱拜送則知朝服而命之亦拜之也拜送於門外則拜辱亦門外也○吳郡范氏曰人君所以為國者恃其命令足以鼓舞羣下而已命令重則其政舉命令輕則其事隳人臣敬君之命如雷霆之不敢侮蓋以吾君之所以為國者在焉故曲禮序尊敬君命之說為尤詳朝受君言夕舍於郊非必使事如此其急也不敢慢君之命也使者以君言至出而拜迎出而拜送非拜使者也拜君之命也使人請命於君其往則朝服而遣之其反則下堂而受之非嚴使者也嚴君之命也人君深居九重之中而動化萬里之外命令所至奔走奉承其震動如此是以聖王兢兢業業不敢忽於出令審之而勿輕發守之而勿輕

變使天下致敬而取則觀聽不惑而後治功可成也

博聞强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

博聞强識而讓所謂有若無實若虛者敦善行而不怠所謂孳孳為善者皆君子之道也○陳氏曰聞識自外入善行由中出自外入者易實故處之以虛由中出者易倦故濟之以勤

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吕氏曰盡人之歡竭人之忠皆責人厚者也責人厚

而莫之應此交所以難全也歡謂好於我也忠謂盡心於我也好於我者望之不深盡心於我者不要其必致則不至於難繼也廣安游氏曰多能者常失於傲而自與為善者常失於苟有待焉而止令也博聞强識而居之以讓敦善行而加之以不怠謂之君子宜矣盡歡竭忠注疏說亦通古之制禮者於衣服飲食辭讓之際固有取於此然不止於此也其人於已所求歡以承命則其求宜有所止求而不止則歡有時而窮故其人之歡不可求之以盡也其人於已所望盡忠竭誠然所望當有所止苟望之而不止則忠有時而竭故其人之忠不可使至於竭也盡人之歡如虞公求玉於虞叔虞叔既獻之而又求其寶劍故虞叔遂伐虞公此盡人之歡也楚共王歸知罃而問何以報我知罃不應而楚子

責以必報不穀是竭人之忠也如古注之說則不盡人之歡若管敬仲之樂飲而不繼以燭是矣不竭人之忠若孔子出行不假雨具於子貢是矣君子之與人交所以貴辭貴讓貴有節貴不迫於人不干掩人之私皆所以不盡歡不竭忠之意也詩曰攜無曰益牖民孔易言其求於民者當有所止而不可益求而無已記曰不大望於民傳曰舜不窮其民言其望於民者可小而不可大可使有餘而不可使至於窮古人之道大槩如此不獨於禮為然也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為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尸必式乘必以几

疏曰祭天地社稷山川四方百物及七祀之屬皆有尸外神不問同姓異姓但卜之吉則可為尸祭勝國之社稷則士師為尸惟祭殤無尸○呂氏曰抱孫不抱子古禮經語也曾子問曰孫幼則使人抱之抱孫之為言生於孫幼且明尸必以孫以昭穆之同也古之祭祀必有尸尸神象也主人之事尸以子事父也尸必筮求諸神而不敢專也在散齋之日或道遇之故有為尸下之禮大夫士言見君言知者蓋君或不

能盡識有以告則下之致其敬也尸不下君而式之者廟門之外尸尊未全不敢亢禮而答之故式之而已亢禮而答則下之矣如在廟中主人拜無不答也

古者車中以式為敬式車前横木也凴之以禮人首必小俛以是為敬式視馬尾俯首之節也凡尊者所凴以養安也故尸之乘車用之

齊者不樂不弔

呂氏曰古之有敬事者必齊齊者致精明之德也樂

則散哀則動皆有害於齊也不樂不弔者全其齊之志也嚴陵方氏曰君子則指所祭之主也凡為尸者不必皆幼必曰抱以見禮之所在不以幼而廢也且尸於所祭之主固為孫行然於主祭之人則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又所以明子事父之道焉祭統言見父子之倫者意在乎此所謂在車則下之也必曰為君尸者則知非為君尸者有所不下之矣君知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者學記所謂當其為尸則弗臣是也馮式謂之式猶執杖謂之杖也致齊將以致祭也故不以哀樂貳其心至於祭則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何也齊之所謂哀樂者以防外物為主祭之所謂哀樂者以盡內志為主惟能防外物之樂故能盡內志而樂神之來惟能防外物之哀故能盡內志而哀神之往齊之不哀不樂乃所以致祭之哀樂而已

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

門隧門之中道也○疏曰居喪許羸瘦不許骨露見骨爲形之主故謂骨爲形○吕氏曰先王制禮毀不滅性毀瘠形視聽衰幾於滅性送死之大事且將廢而莫之行則罪莫大焉不由阼階不當門隧執人子之禮而未忍廢也

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

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

沐浴與飲酒食肉以權制者也故疾止則復初○朱子曰下不足以傳後故比於不慈上不足以奉先故比於不孝

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毁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

五十始衰故不極毀六十則又衰矣故不可毀七十之年去死不遠略其居喪之禮者所以全其易盡之

期也嚴陵方氏曰毀瘠不形慮或至於滅性故也居喪之禮雖哭泣無時然不可以過哀而喪其明焉雖聞樂不樂然不可以過哀而瞶其聰焉視聽衰則不足以當大事也雜記言視不明聽不聰君子病之者以此前言為人子者居不主奧行不中道及其居喪則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者事死如事生也七十則衰麻之外與平居無以異飲酒食肉則不必有疾處於內則不必居門外之倚廬也

生與來日死與往日

與猶數也成服杖生者之事也數死之明日為三日斂殯死者之事也從死日數之為三日是三日成服者乃死之第四日也永嘉戴氏曰死者日遠生者日忘聖人念之故三日而殯死者

事也以往日數三日而食生者事也以來日數其情哀矣聖人察於人情之故而致意於一日二日之間以此教民而猶有朝祥暮歌者悲夫

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

方氏曰不知生而弔之則其弔也近於諂不知死而傷之則其傷也近於偽○應氏曰弔者禮之恤乎外傷者情之痛於中

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

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

以貨財助喪事曰賻此三事不能則皆不問者以徒問為可愧也臨川王氏曰不問其所費不問其所欲不問其所舍口惠而實不至○嚴陵方氏曰表記言有客不能館不問其所舍則知人謂行人矣儒行言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者以此

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

賜者君子與者小人○朱氏曰君子有守必將之以禮故不曰來取小人無厭必節之以禮故不問其所欲

適墓不登壟助葬必執紼
壟墳堆也登之為不敬紼引棺索執之致力也
臨喪不笑
以哀為主
揖人必違其位
出位而揖禮以變為敬也
望柩不歌入臨不翔當食不歎
不歌與不笑義同臨哭也不翔不為容也唯食忘憂

非歎所也

鄰有喪舂不相

五家為鄰相者以音聲相勸相蓋舂人歌以助舂也

里有殯不巷歌適墓不歌哭日不歌

二十五家為里巷歌歌於巷也

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

不由徑不苟取其速也不避泥潦嫌於憚勞也

臨樂不歎

亦爲非歎所也

介胄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

此章自揖人必違其位當食不歎臨樂不歎介胄則有不可犯之色四句之外皆是凶事之禮節記者詳之如此每事戒慎則無失禮之愧不但不可失介胄之色而已

藍田吕氏曰壟非所登也助葬執紼必有事也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諸侯之禮曰寡居有宗廟之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紼則助葬者雖諸侯亦執紼也臨喪非笑所也望柩

不歌如臨喪不笑也無服之喪至誠惻怛當與天下同之況隣里乎相者舂人歌以助舂也適墓不歌如望柩不歌也送喪不由徑不欲速也不避塗潦不擇地也哀在乎此則忘乎彼也執紼不笑猶臨喪不笑也當食不歎猶臨樂不歎也臨喪則必有哀色介胄則有不可犯之色色必稱其服情必稱其色內外相顧所謂不失色於人也○馬氏曰喪以執事為禮故送喪不由徑送葬不避塗潦傳曰所樂而憂猶有憂而樂君子之樂憂各有所當故臨樂不歎兵車者以威克愛也以威克愛則服必稱情容必稱服故戎容暨暨介胄有不可犯之色者以此也禮曰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德稱容容稱服則民望其容貌瞻其顏色而喻其德矣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

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禮不下庶人

君與大夫或同途而出君過宗廟而式則大夫下車士於大夫猶大夫於君也庶人卑賤且貧富不同故經不言庶人之禮古之制禮者皆自士而始也先儒云其有事則假士禮而行之一說此為相遇於途君撫式以禮大夫則大夫下車大夫撫式以禮士則士下車庶人則否故云禮不下庶人也廣安游氏曰庶人不廟祭則宗廟之禮所不及也庶人徒行則車乘之禮所不及也庶人無燕禮則酬酢之禮所不及也庶人見君子不為容進退趨走則朝廷之禮所不及也不下者謂其不下及也

刑不上大夫

大夫或有罪以八議定之議所不赦則受刑周官掌囚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而此云不上大夫者言不制大夫之刑猶不制庶人之禮也嚴陵方氏曰周官司寇有議貴之辟宗伯不以豢示民亦此意也然周官以禮俗馭其民則禮非不下庶人也要之以治貴者為主有甸師氏則刑非不上大夫也要之以治賤者為之主在大夫之下庶人之上者則士而已王制言禮樂造士則禮及乎士矣舜典言扑作教刑則刑加乎士矣

刑人不在君側

人君當近有德者又以慮其怨恨而為變也閽弑餘祭刑人在側之禍也藍田呂氏曰庶人愚且賤者也不可以待君子之事責之大夫賢且貴者也不可以待小人之法辱之故古之制禮皆自士始庶人則略而已大夫有罪非不刑也八議所不赦則刑于隱者周官掌囚所謂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是也古者刑人皆遠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刑人而在君側輕身之道也

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德車結旌

疏曰兵車革路也尚武猛無推讓故不式武車亦革路也取其建戈刃即云兵車取其威猛即云武車也

旌車上旌旛也尚威武故舒散若垂緌然玉金象木四路不用兵故曰德車德美在內不尚赫奕故纏結其旌於竿也長樂陳氏曰武欲有為以顯仁故綏旌德欲無為以藏用故結旌考之於詩車攻曰悠悠旆旌出車曰彼旟旐斯胡不旆旆六月曰白旆央央長發曰武王載旆凡此言兵車之所建故皆曰旆以其緌旌故也庭燎曰言觀其旂采菽曰其旂湑湑泮水曰其旂茷茷載見曰龍旂陽陽閟宮曰龍旂承祀凡此言德車之所建故不曰旆以其結旌故也○春秋傳曰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旆之是武車之旌以綏為主也周官王乘以朝謂之道車而此謂之德車是朝祀賓封之車以德為主故也○廣安游氏曰古之制禮者有屈伸之義當其伸也於人無所屈當其屈也於己有所不伸夫有美而見之泰

也隱之謙也乘車而不式泰也式敬也君子於已德之美常隱常謙而於人也無往而不敬焉今夫德車結旌所以為謙也戚服而襲所以為晦也君子之道有所自足於内則無待乎汲汲以求見乎其外故其教人也常謙常敬常儉常遜有若無實若虛此禮樂之至文所從而生也此由於所當屈而以屈為禮焉若夫用兵禦侮之事獨異於此衆車皆式獨不以式衆車皆結其旌兵車獨垂綏其旌服他服則皆有温然之容而介冑獨有不可犯之色常人以拜為敬獨介冑以不拜為敬此由於所當伸而以伸為禮也

史載筆士載言

疏曰不言簡牘而曰筆者筆是書之主則餘載可知

言謂盟會之辭舊事也○方氏曰史國史也載筆將

以書未然之事載言欲以閲已然之事

前有水則載青旌

疏曰王行宜警備故前有變異則舉類示之青旌者

青雀也是水鳥

前有塵埃則載鳴鳶

鳶鴟也鴟鳴則風生風生則塵埃起

前有車騎則載飛鴻

鴻鴈也鴈飛有行列與車騎相似

前有士師則載虎皮

虎威猛亦士師之象士師非所當警備者而亦舉類以示衆或者禁止暴横之意歟

前有摯獸則載貔貅

摯獸虎狼之屬貔貅亦有威猛舉此使衆知為備但不知為載其皮為畫其形耳

藍田呂氏曰史國史掌為辭命者也士史之有司也國史撰述故載筆以書其辭命也有司藏書故載言以備其討論也二者皆以職從君者也師行號令非可以言傳也使衆易聞者莫如金鼓使衆易見者莫如旗物師行之前必遠為斥堠以備不虞故為

物色旌旗之上舉而示衆使為之戒自青旌而下皆以物色之類表其事也

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揺在上急繕其怒

行軍旅之出也朱鳥玄武青龍白虎四方宿名也以為旗章其旒數皆放之龍旗則九旒雀則七旒虎則六旒龜蛇則四旒也招揺北斗七星也居四方宿之中軍行法之作此舉之於上以指正四方使戎陣整肅也舊讀繕為勁令從吕氏說讀如字其怒士卒之

怒也○吕氏曰急迫之也繕言作而致其怒先儒以繕為勁不必改也

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疏曰進退有度者牧誓云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四伐五伐乃止齊焉一擊一刺為一伐少者四伐多者五伐又當止而齊正行列也左右有局者局部分也軍之左右各有部分不相濫也各司其局者軍行須監領也馬氏曰軍之耳目在旗鼓故以朱玄青白以别其方色所以用衆也先王之征

伐非私怒也致天討而已故繪四方之星所以見奉天討之義也

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

不反兵謂常以殺之之兵器自隨也○吕氏曰殺人者死古今之達刑也殺之而義則無罪故令勿讎調人之職是也殺而不義則殺者當死宜告于有司而殺之士師之職是也二者皆無事乎復讎也然復讎之文雜見于經傳考其所以必其人勢做緩則不能

執故遇則殺之不暇告有司也父者子之天不能復父讐仰無以視乎皇天矣報之之意誓不與讐俱生此所以弗共戴天也馬氏曰先王以恩論情以情合義其恩大者其情厚其情厚者其義隆是故父也兄弟也交遊也其為讐則一而所以報之者不同或弗共戴天將死之而耻與之俱生也或不反兵將執殺之而為之備也或不同國將遂之而惡其比也嗚呼聖人不能使世之無讐亦不能使之釋讐而不報惟稱其情義而已矣若夫公羊論九世之讐則禮失於太過而所報非所敵矣漢之時孝子見讐而不敢復則法失於太嚴而孝悌之情無所伸矣非曲禮之道也○新定顧氏曰二禮載復讐事向頗疑之治平盛世井井有綱紀安有私相報讐之事然天下事亦不可知四海至廣事變萬端豈可

以一律論成周所以存此一條亦是治人之情如父母出於道忽被強寇刼盜殺害其子豈容但已在旁必力鬬與之俱死不在旁必尋探殺之而後已此乃人子之至痛追思殆不欲生縱彼在窮荒絕域亦必欲尋殺之以雪父母之寃故不與共戴天也不共戴天者不使之偷生俾與我共戴天也然又有輕重如何讐亦非一端如父母因事被人擠陷為人子者亦當平心自反不可專以報復為心或被人挾王命以矯殺雖人子之至恨然城狐社鼠不可動搖又當為之飲恨而不容以必報為心也凡此之類皆宜隨事斟酌儻不顧事之曲直勢之可否各挾復讐之義以相搆害則是刑戮之民大亂之道也

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

四郊者王城之外四面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侯國亦各有四郊里數則各隨其地之廣狹而為遠近也壘者屯軍之壁卿大夫不能謀國數見侵伐故多壘土廣人稀荒穢不理此二者固皆卿大夫之責士畀不與謀國而田里之事則其職也故言亦士之辱藍田呂氏曰立乎人之本朝者卿大夫也大夫則謀人之國矣有常職以食於上者士也士則任人之事矣謀人之國國危則任其責任人之事事不治則任其責

臨喪不惰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筴敝則埋

之牲死則埋之

吕氏曰人所用則焚之焚之陽也鬼神所用則埋之埋之陰也長樂陳氏曰四物皆用之以交於神明者也不焚不埋則移於他用無已瀆於神明哉

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

疏曰此謂士助君祭也若大夫以上則君使人歸其俎若大夫以下自祭其廟則使人歸賓俎○吕氏曰執臣子之敬毋敢視賓客故自徹其俎以出也

卒哭乃諱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

葬而虞虞而卒哭凡卒哭之前猶用事生之禮故卒哭乃諱其名嫌名音同者不偏諱謂可單言

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

逮及也庶人父母早死不聞父之諱其祖故亦不諱其祖有廟以事祖者則不然也

馬氏曰始死而諱是知死而致死之不仁也卒哭而不諱是知死而致生之不知也聖人知其然故將葬則有賜謚易名之禮卒哭則有舍舊諱新之令以明生事於此畢鬼事於此始也○長樂陳氏曰死而不諱則安忍而忘親二名而均諱則易犯而

難辟聖人知其然為之諱名之禮使之卒哭而諱所以盡愛敬之心二名不偏諱所以適言語之便

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

私諱不避於公朝大夫則諱其先君也

詩書不諱臨文不諱

不因避諱而易詩書之文改行事之語葢恐有惑於學者有誤於承用也

廟中不諱

廟中之諱以卑避尊如有事於高祖則不諱曾祖以

下也

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

質猶對也夫人之諱與婦之諱皆謂其家先世門者其所居之宮門也大功以下恩輕服殺故亦不諱

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

馬氏曰問禁慮得罪於君也問俗慮得罪於衆也問諱慮得罪於主人也

外事以剛日内事以柔日

甲丙戊庚壬為剛乙丁己辛癸為柔先儒以外事為治兵然廵狩朝聘盟㑹之類皆外事也内事如宗廟之祭冠昏之禮皆是

廣安游氏曰外事以剛日内事以柔日此謂順其隂陽也聖人之治天下本之以自然行之以至順如此而已三才之道在天為隂陽在地為柔剛在人為仁義仁者陽與剛之屬也義者隂與柔之屬也古人以是二端盡三才之理然是二者不可以交相雜也柔者從隂剛者從陽外者從剛内者從柔此謂自然而至順者也

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逺某日旬之内曰近某日喪事先

遠日吉事先近日

疏曰今月下旬筮來月上旬是旬之外日也主人告筮者云欲用遠某日此大夫禮士賤職褻時至事暇可以祭則於旬初即筮旬内之日主人告筮者云用近某日天子諸侯有雜祭或用旬内或用旬外其辭皆與此同喪事謂葬與二祥是奪哀之義非孝子所欲但不獲已故先從遠日而起示不宜急微伸孝心也吉事謂祭祀冠昏之屬少牢云若不吉則及遠日

是先近日也

曰為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

曰命辭也為字去聲讀為卜吉日故曰為日卜則命龜曰為日假爾泰龜有常筮則命著曰為日假爾泰筮有常假因也託也泰者尊上之辭有常言其吉凶常可憑信也此命著龜之辭不過三者一不吉至再至三終不吉則止而不行襲因也卜不吉則止不可

因而更筮筮不吉則止不可因而更卜也

龜為卜筴為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

筴蓍也舊說讀踐為善文義甚迂疏引王氏說踐履也必履而行之當讀如字○疏曰說文猶獸名與亦獸名二物皆進退多疑人之多疑惑者似之故謂之猶與○呂氏曰凡常事卜不吉則不筮筮不吉則不

卜獻公卜納驪姬不吉公曰筮之此相襲也若大事則先筮而後卜洪範有龜從筮從或龜從筮逆龜筮並用也晉卜納襄王得黄帝戰阪泉之兆又筮之遇大有之睽亦龜筮並用也故知不相襲者非大事也信時日者卜筮而用之不敢改也敬鬼神者人謀非不足而猶求於鬼神知有所尊而不敢必也畏法令者人君法令有疑者決之卜筮則君且不敢專況下民乎嫌疑者物有二而相似也猶與者事有二而不

決也如建都邑某地可都某地亦可都此嫌疑也如戰或曰可戰或曰不可戰此猶與也卜筮以決之定之此先聖王以神道設教也有疑而筮既筮而不信諏日而卜既卜而弗踐是為不誠不誠之人不能得之於人況可得於鬼神乎金華邵氏曰卜筮之事忽之者則以為不足信泥之者則以為不可不信記禮者慮夫人泥之也則曰不過三不相襲又慮夫人忽之也則曰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是又戒其忽也然則君子之於卜筮將如之何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以其為無則在所當敬以其為有則在所當遠惟處之於若有若無之間君子之於卜筮當如是而已

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

此下言乘車之禮策馬杖也僕者執之立於馬前所以防奔逸也

已駕僕展軨效駕

已駕駕馬畢也軨車之轄頭車行由轄僕者展視軨徧即入而效白於君言車駕竟

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

疏曰僕先出就車於車後自振其衣以去塵從右邊

升上必從右者君位在左避君空位也貳副也綏登車索也正綏擬君之升副綏擬僕右之升僕先試車時君猶未出未敢依常而立所以跪而乘之以為敬

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

疏曰轡馭馬索也車一轅而四馬駕之中央兩馬夾轅者名服馬兩邊名騑馬亦曰驂馬詩云兩服上襄兩驂鴈行鴈行者言與中服相次序也每一馬有兩轡四馬八轡以驂馬內轡繫於軾前其驂馬外轡并

兩服馬各二轡六轡在手右手執杖以三轡置空手中以三轡置杖手中故云執策分轡也驅之者試驅行之也五步而立者跪而驅馬以行五步即止而倚立以待君出

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左右攘辟

疏曰君出就車則僕并六轡及策置一手中以一手取正綏授於君令登車於是左右侍駕陪位諸臣見車欲進行皆遷郤以避車使不妨車之行也

車驅而騶至于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閭溝渠必步

疏曰車上君在左僕人中央勇士在右既至大門恐有非常故回命車右上車至門閭溝渠而必下車者一則君子不誣十室過門閭必式君式則臣當下也二則溝渠險阻恐有傾覆亦須下扶持之也僕不下者車行由僕僕下則車無御故不下也

藍田呂氏曰此章言僕御君車之法也僕御君車其節有五將駕執策立於馬前一也已駕展軨效駕二也先上車執策分轡驅之

五步三也君出就車并轡授綏四也車至大門君撫僕手顧命車右就車五也策者所以驅馬僕之所從事也君車將駕僕執策立於馬前臨而視之則駕者無敢不謹也轄車之所賴以行也既展軨乃敢白君故曰效駕僕在右君位在左升由右便也門閭溝渠必步防有竊發之變傾覆之虞也

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

凡為車之僕者必以正綏授人不但臣於君為然也若僕之等級卑下如士於大夫之類則授綏之時直受之而已無辭讓也非降等者則不受

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

降等者雖當受其綏然猶撫止其手如不欲其親授
然然後受之亦謙讓之道也不降等者已雖不欲受
而彼必授則卻手從僕之手下而自拘取之也
客車不入大門婦人不立乘犬馬不上於堂
馬氏曰客車不入大門所以敬主主人出大門迎之
所以敬客故覲禮偏駕不入王門公食大夫禮賓乘
車在大門外西方若諸侯不以客禮見王則墨車龍
旂可以入大門故覲禮墨車龍旂以朝婦人乘安車

故不立乘犬馬充庭實故不上堂以犬馬獻人則執緤靮而已以馬合幣則達圭而已奉馬而覲則授人而已皆不上堂之謂也藍田呂氏曰客車不入大門敬主人也婦人不立乘從安也犬馬不上於堂賤畜也三者或敬或安或有所賤各從其宜也

故君子式黃髮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

式黃髮敬老也下卿位敬大臣也禮君出則過卿位而登車入則未到卿位而下車入國不馳恐車馬躪轢人也十室猶有忠信二十五家之中豈無可敬之

人故入里門必式所謂不誣十室也○鄭氏曰發句言故明此衆篇雜辭也嚴陵方氏曰黃髮則老之尤者詩所謂黃髮兒齒是矣黃土色也形生於土而反於土髮至於黃則形將反本故也○李氏曰國君而下卿位不已過乎曰君子之所以待天下之賢臣其禮有隆而無殺者蔫于至誠而已矣

君命名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

御讀為迓迎也自迎之所以敬君命

介者不拜為其拜而蓌拜

介甲也○朱子曰蓌猶言有所枝拄不利屈伸也長樂

陳氏曰古者介冑有不可犯之色介者不拜蓋介者所以服人服人者無所服於人故不拜也

祥車曠左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

疏曰祥猶吉也吉車謂生時所乘葬時用為魂車車上貴左僕在右空左以擬神也王者五路玉金象木革王自乘一餘四從行臣乘此車不敢空左空左則似祥車凶也左必式者不敢自安故恒憑式乘車君皆在左若兵戎革路則君在中

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

疏曰僕在中婦人在左進左手持轡使身微相背遠嫌也

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而俯

疏曰御君者禮以相向爲敬故進右手既御不得常式故但俯俛而爲敬

國君不乘奇車車上不廣欬不妄指

奇車奇邪不正之車也○方氏曰不廣欬者慮聲容之駭人聽不妄指慮手容之駭人視也

立視五巂式視馬尾顧不過轂

立謂立於車上也○疏曰巂規也車輪一周為一規乘車之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圍三得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為九十九尺六尺為步總為十六步半在車上所視則前十六步半也馬引車其尾近車闌車上憑式下頭時不得遠矚但瞻視馬尾轂車轂也若轉頭不得過轂論語云車中不内顧是也

馬氏曰先王之時作奇技奇器以疑衆者有刑作淫巧以蕩上心者有禁車不中度不鬻於市用器不中度不鬻於市則為國君者其可

以乘奇車哉蓋造車之法軫方以象地蓋圓以象天
輪輻以象日月蓋弓以象星圓者中規方者中矩立
者中縣衡者中水玉路以象德之美金路以象義之
和象路以象義之辨革路以象義之制木路以象仁
之質凡欲人君俯仰而觀之則思合天地之德周旋
而視之則思合日月星辰之明出入不踰於規矩權
衡言動不離於道德仁義然後奇邪之志不萌於心
而中正之行可律于下此所謂器以藏禮禮以出信者
也然則非禮之奇車其可乘哉周官道右詔王之車
儀則不廣欬口之儀也不妄指手之儀也立視五巂
式視馬尾目之儀也顧不過轂首之儀
也立欲平故視五巂式欲俯故視馬尾

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

疏曰入國不馳故不用鞭策但取竹帶葉者為杖形

如埽帚故云策彗微近馬體搔摩之邮勿搔摩也軌車轍也行緩故塵埃不飛揚出軌外也○朱子曰策彗疑謂策之彗若今鞭末韋帶耳

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

下謂下車也疏引熊氏説此文誤當云國君下宗廟式齊牛嚴陵方氏曰齊牛祭牲也歲時必齊戒以朝之故謂之齊牛國君式齊牛下宗廟所以奉神者則不敢不敬故也

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左必式

此言人臣習儀之節路馬君駕路車之馬也既衣朝服又鞭策則但載之而不用皆敬也君升車則僕者授綏令臣以習儀而居左則自馭以行不敢使車右以綏授已也左必式者既在尊位當式以示敬

步路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

步謂行步而調習之也必當路之中者以邊側卑褻不敬或傾跌也蹙與蹴同芻草也齒評量年數也誅罰也○馬氏曰察馬之力必以年數馬之年必以齒

凡此戒其慢君物也先王制禮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凡以止邪於未形而已耳清江劉氏曰禁過於微則人樂遷善防患於小則患遠矣齒路馬蹴路馬芻皆有誅是所以遠其防者也路馬者君之路馬也路馬之可敬況其君乎是以國家之敗常必自其小者始焉民無嚴君之心則無爲貴禮矣

禮記大全卷一